



踏寻古刹雪纷飞

文/画 张国华

千佛山位于济南老城区南几华里处,海拔二百八十五米,是济南市三大名胜之一。有清代学者翁方纲诗赞为证:“山对济南城,人言帝舜耕。登临记秋晚,几案与云平。曾巩文传久,开皇像凿成。历亭遥望处,寤寐依栏情。”千佛山古称历山,因相传虞舜曾躬耕于此,故也有舜耕山之称。隋朝佛教鼎盛,人们在此山之阴刻石造像,又在山腰处建“千佛寺”,遂得名千佛山。该寺在唐代贞观年间重修,改名“兴国禅寺”。至明初时,寺院已“殿堂蕪芜,无存一砖一瓦”。明成化四年(1468)苏贤捐资重建佛殿、僧寮和库房。寺院西山门上有原中国佛教协会主席、书法家赵朴初书写的“兴国禅寺”四个大字与一副对联,秀逸中见端庄,潇洒中有法度,字里行间还透出朴拙的金石气息。诗人郭沫若在1959年游览兴国禅寺时写道:“俯瞰齐州烟九点,踏寻崖窟佛多尊。半轮新月天心吐,一片

东风扫雪痕。”冬日里,拾阶而上,背阴处的雪依旧没有融化,又被之前的人踩实,即使有备而来,踏在山石的积雪上依然打滑,战战兢兢地爬到半山处,望着山上更加崎岖的山路,就打了退堂鼓,索性就在禅寺前停下脚步。坐落在二十九级台阶之上的“兴国禅寺”在雪中更显宁静肃然,尤其山门前那副对联,意蕴匪浅。“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用寥寥二十二字道出了尘缘如梦,虽终成烟云,但世人残梦未醒,苦苦挣扎。活着是一种修行。是的,想起一部电影里的大款得了绝症,临了说,“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可惜自己没有修出什么来,太忙了,忙着挣钱,忙着喝酒,忙着闹感情危机,忙着……就这么把大好时光全忙活过去了。人活着,不是看你得到了多少,而是看你给这个世界付出了多少,这也就是修行的意义。

平日里山下生活的各种忙,却在这没了借口……独自发了会儿呆,或许是尘缘未了,忽又想起山下还有座城池在等着,柴米油盐,暮暮朝朝的生活还要继续不是,抖抖身上的雪,便径自下山去了。

平日山下生活的各种忙,却在这没了借口……独自发了会儿呆,或许是尘缘未了,忽又想起山下还有座城池在等着,柴米油盐,暮暮朝朝的生活还要继续不是,抖抖身上的雪,便径自下山去了。

【历下亭】

亲近大明湖

□李福华

因为一部《还珠格格》,“大明湖”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不过,很多慕名来济一睹芳容的游客,对于大明湖的印象和评价,并不完美。

“这就是大明湖么?也没什么好看的嘛,很普通。”“就这样啊?!比哪哪差远了。”不止一位远道而来的外地朋友,对我发出过类似的感慨。

是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还是想象天生就过于美好?我想,除了上述可以理解的原因,很多游客之所以“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也与他们匆匆而来如蜻蜓点水般经过,还没有领略大明湖的好有关。

大明湖的好,是需要亲近之后方能领略的。

作为一名异乡人,我与大明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应该追溯到七八年前。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刚刚大学毕业的我留在了这座以泉闻名的城市,济南三大名胜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之中,第一个去的便是大明湖——一个中原因,自然也不乏受了《还珠格格》的影响。毕竟,在我们读书的时代,它曾经那样的家喻户晓、风头一时无两。

还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炎热一如此后我经历过的无数个济南的夏天。我们一行五人——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同样的原因相聚在这座城市的职场新人,意气风发,说说笑笑,骑着刚买的自行车一路杀向了大明湖。门票30元一张,这样的价格,让刚刚毕业踏上工作岗位的我们抱怨了许久。然而,当我们泛舟湖上,在田田荷叶中享受着炎炎夏日里难得的凉爽时,顿时又觉得这30元的门票花得值了。游罢风景,端坐亭心,边歇脚闲聊,边细细品尝着店家端来的一小碗晶莹剔透、酸酸辣辣的凉粉,那感觉更是爽到极致——以至于即便是在多年以后,那种沁人心脾、无比放松的滋味,也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承认,我对大明湖的印象并不客观,掺杂了太多情感的因素——毕竟,那是我们最激情洋溢、意气风发的时代,对于职场,还有着太多太多美好的愿望和憧憬。而今,当年曾一同携手游遍泉城的好友,很多都已离开这座城市,然而越是在分道扬镳之后,当年那美好的情分就越是让人怀念。

这之后,无数次陪亲朋好友游览大明湖,景物依旧,每次却总能发现不一样的感动和美丽:有时候,是端坐湖边安详垂钓的老人;有时候,是双手合十虔诚放生的阿婆;有时候,是华服盛装前来拍照取景、眼角眉梢写满幸福的新人。

但是大明湖的好,更在于它的平等开放平易近人。2009年,大明湖扩建工程完成,大明湖新区正式免费向游人开放,成了泉城市民休闲玩耍的重要去处。夏日的傍晚,吃过晚饭,我最爱与家人散步至此,看舞刀弄剑,听唱戏飘歌,逗逗树上那些不怕人的鸟儿。如果是秋天,在享受上述这些的同时,你还可以闻到甜甜的八月桂花香。

我喜欢这样的场景,没有了电视剧里刻意渲染的浪漫凄美,却脚踏实地地生机勃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稿件邮箱: qlwbxujing@hotmail.com



【80后观澜】

□辛然

我的一位朋友在微博上感叹,来济南这么多年,没去看过一次灯会。我回:作为济南人,我一共只看过两次灯会。

一次是小时候,小到很小,能骑在老爸身上。模模糊糊记得提前几天,大人就开始讨论看灯会的事情。那时候举家出门去玩还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很奢侈的表情——兴高采烈,在平常的日子里真不多见。然后,觉得在当时还少有路灯的黑漆漆的路上走了许久,看到前方零星亮了,再继续走就看清了:路两边挂满了灯笼,各式各样。现在想想,样式蛮复古的,不像如今那么新潮、前卫。记忆不多,是因为当时也没有兴奋,可能是第一次见花灯,有些懵懂。所以,高兴是可以灌输的,愉悦是可以灌输的,什么是美,什么是好,都是可以灌输的。灌输到记忆里积攒成深厚的底基,

灯会的记忆与现实

以后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翻出这些家底。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日子再艰难,过年总能高兴起来,那就是我们拿出家底的时候——别人不让我们高兴,我们自己也能让自己高兴。

第二次看花灯,刚成年,不需要骑在谁肩膀上,自己就能找乐子了。和朋友约到了泉城路上看,惊呆了:那么多人,一群一群过马路,顾不上看信号灯——你一停,后面的人也要把你挤着往前走,而且人贴人能排上十几米远。车也都识趣地停着等着,没有鸣笛的,因为面前是“人海”,这人海还悠闲地流动,不急不躁——这跟一辆车要过一条河似的,鸣笛,规则都无用,你只能等它流过去,露出地面。混在人堆里,看着路边的灯,其实哪还有心思看灯,就是觉得好玩,热闹。可能是太热闹了,太有趣了,很奇怪,我竟然忘记是跟谁一起

去看的了,甚至几个人,是男是女都不记得。当时要是没有微博就好了,我一定买个发光的发卡,来个卖萌自拍。

对外地人来说,灯会就要去趵突泉看,可能是最漂亮,最有意境的。伴着泉水,上有明亮的灯,下有晃晃的影子,好像来到了镜面世界。这是我想象的,大概如此。我不确定是否在趵突泉看过灯。我小时候那次看灯,如果路边就能看,那么当时肯花门票进趵突泉公园吗?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不问了:可能我一次也没去过,这是件有趣的事情。不过,我的姥姥、姥爷每年都会去趵突泉看灯会。他们从儿女还是孩子时就去,看到自己有了第四代。看灯会是他们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可惜我“年轻时”养成的习惯,是刷微博看新闻,往QQ空间传照片。我的时光变成了KB,可能会永远存在虚拟空间;

他们的时光则是一条神奇隧道,只要在正确的时间走进,一切就能回想起来。现在想想,自己是如何不知不觉把记忆交付给网络的,它们安全吗?它们能保存多久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吗?

所以,今年我决定再看一次灯会,带着我的小孩。正月十五那天是不敢出门的,预料人会很多,带着孩子怕去也麻烦回来也麻烦,于是正月十六那天去。趵突泉从门口看很美,但还是舍不得掏钱买门票;去万达广场,一路走过去,没看到灯。身边也有逛街者,不断发出我们内心的疑问:灯呢?灯呢?大概已经拆了。我盘算明年要买一次门票去趵突泉看灯,不然枉为济南人。不过,今年至少可以找到只灯笼拍合照传到空间,等小孩长大告诉他:虽然你也是一脸懵懂,但也是正月里看过灯的人了!

【口述城事】

□张庆

小时候就喜欢跟着大人去赶集,去的最多的、离家最近的是板桥集。

板桥早先是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小清河上游。河南岸是村居和一些菜地,距我的故乡北全福庄有二里路远。河北岸则是归板桥村的大面积稻田。村西头有一座石板桥横跨南北两岸。

记得每逢农历的五和十,便是板桥赶集的日子。四面八方,卖东西的、买东西的、赶驴的、推车的、肩扛手提的,熙熙攘攘,挤满了河两岸的大路和大小胡同。人们从清晨四五点钟天还不亮就陆续赶来,直到晌午才逐渐散去。那时赶集卖东西是要分类的,大体有粮食市、肉市、菜市、布匹衣服鞋帽市、日用百货市、杂货市等。每年大年三十这天的板桥集,是一年当中人最多、卖的东西最全、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集。这一天,在集最西头的石板桥南边一侧,还会摆出一长溜的剃头挑子,附近走街串巷的理发师傅都集中到这里。挑子的一

板桥集

头是一个脸盆放在木头盆架上,一头是一个上边带盖的木头箱子,里边放着两个装满热水的暖瓶,旁边放着一大桶凉水,都是从附近人家连桶加水一块借来的。中间放一个方凳,是给顾客坐的。来这理发的大都是老人和大人领着来的小孩,爱美的年轻人是不来这里理发的,他们都去理发店排队去了。

由于板桥地处小清河上游河道最宽的地方,所以早在解放前,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船运码头,在南岸建了一些简陋的货场。每天都有从广饶、无棣、沾化、河口等地来的木船,运来当地的棉花、虾酱、虾皮,还夹带着麻袋的盐来集上出售。当时食盐是由国家专卖的,他们运来的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大粒子盐,偷偷地在集上卖,人们回家主要用于用大缸腌咸菜,不直接炒菜用。卖完了这些东西,这些木船便会在集上装满了煤炭、石头、沙子、钢材、木材等物资返航。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渤海

湾山东境内发现了大油田,五万多石油工人从全国各地汇聚东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由于黄河三角洲地区建筑材料匮乏,建设油田所需的钢材、石头、水泥、木材、煤炭等都需要从济南走水路转运。为了保障油田会战的胜利,山东省在板桥设立了专管小清河航运的小清河航运管理局,还专门从胶济铁路线上的黄台车站修了一条货运专线直通板桥货运码头。从发现石油,到1974年9月胜利油田基本建成正式对外挂牌,前后十余年建设用的建材,一半以上是从板桥码头走水路,用船运进东营的。那个时期是板桥地区最繁荣的时期,小清河河北岸,建设了航运管理局的办公大院,南岸扩建了大规模的货场和仓库,南北两岸还建设了多个职工宿舍大院,整个板桥地区顿时热闹起来,逢五逢十的板桥集的规模也大了许多。随着胜利油田的建成和高速公路的不断修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小清河水路航运的

作用越来越小,直至断航。如今,板桥货运码头已基本弃用。

很多年没去过板桥集了,听老家的人讲,集还有,但规模大大缩小,已没有了往昔的热闹。听了这些,心里有些索然,便打算腊月三十再去赶一次板桥集,偏巧今年腊月三十不放假,没有去成。正月初五是假期,又是农历习俗中的“破五”,过去这天的板桥集也是很热闹的,一大早便往那赶,到了一看,方知老家人所言非虚。冷冷清清的小清河岸边,只有零零星星几个卖菜的、卖水果的,还有几个卖鞭炮的,摊子稀稀拉拉地摆在那里,赶集的人也不多。原本喧嚣的板桥集那热闹的景象,真的成了历史的记忆。

如今,小清河济南段重修后开辟了观光船游览项目。河水清波荡漾,两岸的平房也都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小区,板桥已完全没有了往昔的模样。只有在两处观光船的停靠点竖立的牌子上,还写着盐仓码头、航运路码头,能勾起人们对老板桥的回忆。